

Jean Coctea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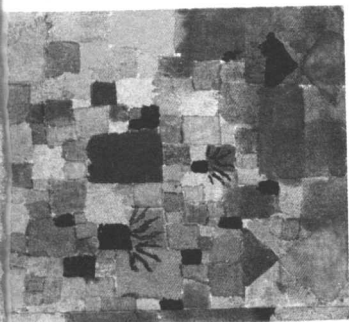
28 Autoportraits-écrits et dessinés

科克托访谈录

[法] 盖察格 (Pierre Caizergues) 编 蔡宏宁 钱林森 译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Jean Cocteau



28 Autoportraits-écrits et dessinés

科克托访谈录

[法] 盖察格 (Pierre Caizergues) 编 蔡宏宁 钱林森 译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科克托访谈录/(法)盖察格编;蔡宏宁,钱林森译. —上海: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.8
ISBN 7-5617-4418-8

I.科... II.①科...②钱...③蔡... III.科克托-访谈录 IV.K836.565.6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94649号



出品/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特约编辑/吴蓉波
装帧设计/魏宇刚

28 Autoportraits-écrits et dessinés-textes et entretiens (1928—1963)

par Jean Cocteau, présentés et annotés par Pierre Caizergues

Copyright © Écriture, 2003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5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, 2005

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es Années Croisées France-Chine-Programme d'Aide à la Publication

Fu Lei-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

traduit par Cai Hongning/Qian Linsen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09-2005-008号

巴黎丛书

科克托访谈录

(法)盖察格 编 蔡宏宁 钱林森 译

统 筹/许 静

责任编辑/许 静

责任制作/李 瑾

出版发行/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(200062)

<http://www.ecnupress.com>

电话:021-62865537 传真:021-62860410

印 刷/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5年8月第1版

印 次/2005年8月第1次

开 本/890×1240 1/32

字 数/155千字

印 张/10.5

书 号/ISBN 7-5617-4418-8/I.316

定 价/22.00元

出 版 人/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021-62865537)

编 语

1960年，让·科克托(1889—1963)自编自导自演了《俄耳甫斯的遗嘱》(*Le Testament d'Orphée*)。在从不缺少天才的法国电影里，《俄耳甫斯的遗嘱》被称作“必然之作”、“诗之电影”。科克托演绎片中主角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是“一脚踏在生里，一脚踏在死里。”

三年后，1963年10月11日，科克托得到庇亚芙(Edith Piaf)去世的消息。这位唱着“玫瑰人生”的传奇女歌手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。“今天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日”，他说完就晕了过去，没有再醒来。《俄耳甫斯的遗嘱》成了科克托本人的遗嘱。据说，这是科克托最具自传性的创作。诗人自比俄耳甫斯，意味自然深远。

俄耳甫斯是比荷马还古远的西方最早的诗人。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里，这个缪斯的孩子仿佛就是诗的化身。当他歌唱时，鸟儿盘旋头上，鱼儿聚集脚边，连石头和橡树也被感动，整个自

然迷醉不已。西方历代诗人不乏追随俄耳甫斯者，德语诗人里尔克（《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》）就是一例。

生在后现代的科克托显然无可验证俄耳甫斯般的诗之魔力了。但他作为诗人的魅力，始终散发着异样的光彩。20世纪的法国文化界，“名流”（科克托本人大约会拒绝这样的字眼）璀璨纷呈，科克托算得上最耀眼的一位。他涉足几乎所有的现代艺术领域，从诗歌到小说，从电影到戏剧，从素描到手记，从芭蕾舞剧评到陶艺绘画……科克托称其全部创作为诗：诗歌之诗、小说之诗、戏剧之诗、绘画之诗、评论之诗。创作在诗人科克托眼里，没有边界。

有关科克托，历来不乏争议。与超现实主义诗人们若即若离，波德莱尔式贵族公子的生活，鸦片，双性恋，巴黎风尚。与此同时，天分，敏感，优雅，机智。在科克托身上，19世纪的颓靡气息与20世纪的叛逆融为一体。毕加索不无戏谑地说过，科克托无论出席什么场合，他长裤上的熨痕永远笔直无懈可击。贵族的形象，既是无缺，亦为最好。

法国文学家格拉克（Julien Gracq）说过，直到72岁，科克托都没有写出一部成熟的作品。格拉克的批评大概就是说，科克托人如其作，过于轻盈无谓，没有生命苦难的萦绕，总显得脱离现实，奢美有余，分量不足。

科克托终其一生给人游戏之感，仿佛巴黎上空一只轻盈的飞鸟，带着忧郁的睥睨神情，掠过华美的剧场舞台，喧嚣的彩衣人群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对于类似的批评，科克托本人见怪不怪。这位“异想天开的诗人”，顶多会像个孩子一样，用最迷人的纯真目光盯住你，说：“你们所知道的我，并不是我”。

诗人科克托不可避免地痴迷于镜子的游戏。但他决非那个爱上自己的影子的纳尔西斯，自恋的少年最终变成了水仙花，而科克托则以他的行为述说轻盈的无辜。在拍摄电影《美女与野兽》时，正逢二战结束前夕的艰难年代，科克托仿佛率领众军的奥德修斯，踏上茫茫险途。物资的极度匮乏、疾病的干扰，细菌与精神的侵蚀一样可怕而无孔不入。被皮肤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科克托，以自身的丑陋为代价，创造了一个美伦美奂的世界，一个真实的神话世界。这位轻盈的王子，在一场场生命的“奥德赛”里，无愧王者的庄重。

最出色的创作者，他们的人生往往与他们的作品一道创造奇迹。

1955年3月，法兰西学院院士。同年10月，比利时皇家法语文学语言学院院士。1960年，巴黎诗歌王子荣誉称号。1999年，入选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丛。科克托的一生是荣誉和诋毁的一生，然而，有形世界的过往云烟，很早就如同玩具，在他眼里丧失了颜色。他像个孩子，却是个有着何等深邃沧桑的眼睛的孩子，看尽尘世的有形与无形，拒绝灵魂老去。

当死亡来临，诗人陷入永恒的沉默，人们发现，科克托的谎言从来没有停止过述说真实……

诗人俄耳甫斯最让世人传颂的莫过于他的地狱之游。俄耳

甫斯为了死去的妻子俄瑞狄刻(Eurydice)下入地狱,哀求冥王哈得斯。冥王感动于他的歌声,破例答应他带回俄瑞狄刻。但俄耳甫斯在回到地面之前不可回头看自己的妻子。在漫长幽暗的地狱里,他们沉默地走着,感觉彼此的存在,却看不见对方。终于,俄耳甫斯看见了大地的一丝光明。他忍不住,在最后的瞬间转过了头。他看见俄瑞狄刻的影子,还在地狱的黑暗之中,还来不及走近光里。俄瑞狄刻永远地消逝了。她在得到生的同时,回归死亡。

俄耳甫斯的地狱之游,成了诗人创作之旅的恒久象征。诗人在回家的路上丢了俄瑞狄刻,好去跟随诗的主人阿波罗。创作之不可能,仿佛俄瑞狄刻的影子,近在眼前,转瞬消逝。

《巴黎丛书》缘自这样一个提问:在俄瑞狄刻的转瞬之间,我们能否紧随诗人,惊鸿一瞥诗的碎片?

谨以科克托系列,作为编者与读者的首次尝试。

吴雅凌

上海 2005 年 5 月

法文本序

让·科克托对语言词汇具有极高的造诣。在他自认为处女作的《好望角》(*Le Cap de Bonne Espérance*)中,他自比为《启示录》(*Apocalypse*)的作者,“我名叫让,我吃书”,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强调一切言论,听见、言说或交谈的绝对重要性。人们叹服于他丰富的叙事天分,敏捷活跃的思辨,永不枯竭的激情。而他自己也在《存在之难》(*La Difficulté d'être*)中承认,他通过写作来报复,报复不能够做“唯一让人开心的运动……也就是交谈”。为了尽量贴近这位“运动员”,我们从他一生中数不胜数的记者访谈录中选取了几篇,结集成书。本书中唯一一篇关于“交谈”主题的文章,却不是访谈。不过,读者仍能从中感受到“交流”的意味,体味出同录音中相仿的口气。

我们手头的访谈录大部分是已发表文章或者发表前的打字稿。对此,我们依循新闻稿的格式——标题和副标题,但我们无法确定科克托是否精通这类文本的模式。对于少部分根据录音

写出的文章,我们认为,一些无意义的重复语句和诗人说话时用于抑扬顿挫的“呃”“不是吗”之类的口头禅没有必要原样照搬。不过,遣词造句,甚至是句法失误,我们都会保留原貌,尽可能地体现一种小心斟酌字句的活跃思维。按这样的文本阅读,我们也更容易明白交谈犹如运动的比喻——竞技中的空间与时间限制,诗人偶尔磕磕绊绊,时而神思飞散,险些迷失,时而峰回路转,才思泉涌,最终战胜语词,依然如同《好望角》中将雅克布比为天使。

这些采访极少会采取拳击赛般肉搏的形式。也许,我们可以看作是科克托偏爱网球:网球来回撞击,令球迷们心潮澎湃。

我们收集了大量资料,基于两条主要原则进行筛选。首先,我们优先保留迄今为止尚未被收录的文章,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文章,而且也为读者所熟知。因此,肯定包括全集(Marguerat,卷9,10,1950),还有安德烈·贝尔纳(André Bernard)和克劳德·古德(Claude Gauteur)编撰的文集(《电影对话》*Entretiens sur le cinématographe*和《关于电影》*Du Cinématographe*, Belfond, 1973)。其次,一些包含激发新书写作的灵感的资料,例如受卡布莱尔·多巴雷德(Gabriel d'Aubarède)采访的启发而作《安魂曲》(*Le Requiem*),受让·布列东(Jean Breton)的采访而作《梦话》(*Discours du grand sommeil*),或者是电影创作,如受福雷(Fraigneau)的采访的启发,创作《俄耳甫斯》(*Orphée*)。采访的主题往往是关于某一计划,有实现的也有付诸东流的,或是关于科克托生活的某个事件,抑或是他的政治立场(阿尔及利亚战争,对戴高乐将军的崇拜)。读者将会惊讶于他对体育评论员的

倍加称赞,更惊讶于他所心爱的女人堕胎拿掉了他的三个孩子——来自于让·图佐(Jean Touzot)编录、卷幅浩繁的诗人自传中的附篇。

当然,在本书中,读者们还将看到一些科克托常说的,气出胸臆般的灵感触发,以及他总不肯承认的在人们眼中的另一幅形象。

读者还会看到一些熟悉的人物,曾经讲述的轶事。对话中不断出现新鲜事,而陈年旧事也重新绽放异样光彩。我们旧话重提,再次结集成册,这对诗人丝毫无损。虽然他总是被人指责涉猎过广,不过,这一次,诗人作品具有深层的一致性,一条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的主线。可一旦回到诗人为人所知的那一面,这一主线极有可能消逝不见。

本集不是以某种陌生的面孔彻底颠覆以往的自传。书中仍有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一切:渴望让自己更年轻,工作时特有的生硬姿势,对自己和他人作品的审视,对斯特拉文斯基、阿波利奈尔、毕加索等人的崇敬……除此之外,在本书中,这个众所周知的人物获得了一些新的风格,更丰富,更完整,更生动。

凭借这些文章,读者将会渐渐在迷丛中找到路途:收听从前的广播节目,甚至希望放映电影《新千年誓言》(*Testament pour l'an 2000*),为了不愿遗漏科克托讲述时或者仅仅是评述时的表情姿态,尤其是他那些奇幻般的手势。

我们在此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的人,不论是核实丰富资料,收集文章,或是向我们引见所不认识的人。我们特别要感谢:安德雷·贝尔纳,皮埃尔·夏奈尔,多纳利·费斐尔德,安妮·盖德

拉,让·克劳德·萨比,让·图佐,马赛尔·图比奥,感谢他们认真细致的大力帮助。

皮埃尔·盖察格

目 录

法文本序(盖察格)/ 1

科克托选择古典态度/ 3

对科克托来说,兰波罪行深重/ 15

科克托看自己,看世界/ 29

对 话/ 39

电视是家里的幽灵/ 63

科克托肖像/ 75

假期对话/ 97

反向采访/ 103

自画像/ 113

两千年遗嘱/ 153

“我们不是在世界末日,我们是在某个世界的终结时刻……”/ 177

访谈/ 217

死而复生的花/ 263

有声表态/ 287

让·科克托生平/ 299

让·科克托著述/ 309



无脸自画像 I

科克托选择古典态度

西蒙娜·拉黛尔

(Simonne Ratel)

